

炸弹 投向总统府



裂隙,悄悄弥合

——潘汉年、陈立夫密谈国共合作

“佐尔格国际间谍案”的中国
“同案犯”

纵横敌营二十年

触角:伸入保密局

吴淞口,神秘失踪的巡洋舰



炸弹

投向总统府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 编

炸弹 投向总统府

《江苏文史资料》第68辑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 编

《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

海洋制作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数:240,000

199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SN 1003-9473 CN 32-1287/K

定价:7.60元

目 录

裂隙,悄悄弥合

——潘汉年、陈立夫密谈国共合作 蒋晓星 1

“佐尔格国际间谍案”的中国“同案犯” 李佳 47

纵横敌营二十年 黄宾 69

铁血丹心壮士行

——一位军统少将成为革命烈士的传奇 余翔 103

炸弹,投向总统府 冬雪 秋水 132

吴淞口,神秘失踪的巡洋舰 李佩山 161

触角:伸入保密局 吴雪晴 185

血色黎明

——“京沪暴动案”南京纪实 于津 213

主力舰队长江倒戈记 凌石春 231

御林军兵变京畿 施军 263

走出大校场 黄慧英 287

后记 308

裂隙，悄悄弥合

——潘汉年、陈立夫密谈国共合作

蒋晓星

这是1936年5月的香港，天已经大热。亚热带气候，火辣辣般燎人。湛蓝湛蓝的海水在阳光直射下，波光粼粼。在昔日渔村海滩上建起的维多利亚港，如今已成为热闹非凡的商埠码头。青山环抱的港湾里，大小船桅林立，桅上悬挂的各国旗帜五颜六色，在海风的使劲吹动下猎猎作响。寂静的晨雾中，时短时长的汽笛声震颤着。接船的人眼巴巴地围在二号码头，穿西装的，穿衬衫的，穿旗袍的，无不翘首望着从法国马赛开来的“圣女”号大型客轮缓缓靠岸。

人流开始从各等舱位中涌出，汇成了一条杂色的“长龙”，蜿蜒徐徐而行，上岸后又迅速散在了等客的人群中，噪声四起，笑语喧哗。其中两位身穿西装、绅士模样的男子停了下来，眼睛四处张望，象在等人。

身着米黄色西装，脑门凸出，年纪大一点的是胡愈之，他边用手绢擦着额角上流淌的汗，边兴奋地指着四周说：

“终于见到这满街黄皮肤、黑眼珠的中国人了。国外待久了，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我看得着实有些厌烦了。”

年纪轻一点的个子不高，身穿浅灰色西装，足蹬白色镂空皮凉鞋，白净的面孔上架着一副考究的眼镜，这是潘汉年。回想一路风尘，他感慨地对胡愈之说：

“真不容易，即便是回到自己的祖国，也是那么艰难。”

潘汉年的苦衷发自内心。他于2月间即离开中共代表团，由莫斯科乘车到列宁格勒，然后乘船到希腊再转道回国。岂料希腊政局突然变化，船不能靠岸，他只好又折返苏联。这时，专程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胡愈之也正准备回国。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让胡愈之与潘汉年一起走，于4月间又乘火车到巴黎，经马赛乘船，这才到达香港。

一阵激亢的对话声，磁石般地吸引了潘汉年、胡愈之的注意力。相隔两三尺，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站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下，正和一位显然是刚从国外归来的学友在议论国事。

新到者的口气显得焦急：

“听说北平学生早在高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中国局势真的如此严酷？”

“岂止严酷，已经岌岌可危！吞了东三省，日本现在又加紧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中国的半壁江山将沦人敌手！”

“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人垄断了华北的工矿、交通、航空业，还大肆武装走私，将大批日货倾销中国内地，政府税收急剧下降，经济命脉已遭严重破坏。”

“今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提出对华三原则，要求中国政府取缔一切排日运动，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目的是压迫中国交出主权，成为它的附庸国。”

简短的对话似雷似鼓，重敲着人们的心。这几个年轻人带着一腔忧愤渐渐走远。

潘汉年、胡愈之对视了一眼，彼此都觉得一登上中国的土地，就感受到一种强烈、浓郁的忧国气氛。

“大哥——”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正奋力推开拥挤的人群，努力向这边走来，嘴里不住地喘气，额上挂满了汗珠。

“渭年弟，让你好找吧？”

潘汉年迎上前，爱抚地拍着潘渭年的肩膀。

“家里人还好吧？”

“看看你哥哥，外国住久了，有没有变成假洋鬼子。”胡愈之站在一旁和潘渭年逗趣。

几年不见，潘渭年真的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潘汉年，还是那副斯文、沉静的模样：

“没多大变化，只是胖了些。”

“大哥，有空，你一定要给我们讲讲苏联，那儿的人民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在去旅馆的途中，潘渭年迫不及待地追问着潘汉年。

潘汉年看着弟弟向往、渴求的神情，回过头来再想想两年来在苏联的生活，感到一切确实是火热的。他特别难忘十月革命节这一天，满街五彩缤纷的鲜花，充满笑脸的游行人群，奔放的苏联姑娘热情洋溢的舞姿。当红场的礼炮雷鸣般响起时，他的心与千万劳动人民的心一起激烈地跳动……

潘汉年充满感情地对潘渭年说：

“这几年，苏联、莫斯科、法国、巴黎、克里姆林宫、卢浮宫，我少年时代向往过的，我终于见过了。外国的日子是舒服些，只要我想，我尽可以待下去。可是，我自出国后就有个心愿，我要尽早回到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我朝思暮想什么时候能回去！现在这个日子到了，前面的路究竟怎样，我不知道，但我明白，我必须执着地走下去，直到实现我的崇高理想——”

五月的天，娃娃的脸。刚刚还好端端的，瞬间，乌云翻滚，间或，压过一串串闷雷，潘汉年抬起手腕看表，正是上午10点。

一、神秘来客

1. 咖啡馆里

香港的德辅道是一条繁华、热闹的街市，热闹得使你袋里装不

住钱。大小不一的商店栉比鳞次，常会伸出一支支无形的触角，用贪婪的吸盘不断地吮吸着你的钱包。那些囊中羞涩的，步履皆匆匆，踉跄中夹些凄惶。

德辅道路口，有家洋人开设的用了个女人名叫“露丝”的咖啡馆，夹杂在众多的百货店、食品店和餐馆中间，但门口那使劲努力伸出的贴金大字招牌，使这家咖啡馆高昂起洋味十足的头来，在店海中鹤立鸡群。因为价格昂贵，除了西洋人士和一些有钱的华人夜晚来此消费外，白天泡咖啡馆的人并不显多，因而成了个闹中取静的去处。

潘汉年坐在咖啡馆的一角，桌上摆着一份刚刚出版的《生活日报》。

一位端秀的小姐送上一杯热咖啡后，并没有马上离去。潘汉年抬起头，看了看她脸上期待的神情，便从衣袋里摸出了几个“仙”放在了她的托盘里。小姐绽出动人的笑，行了一个屈膝礼，悄然走开了。

室内的留声机不断地放着一支支法国乡村乐曲，“随心所欲”，“柏契亚浪漫的一天”。潘汉年呷了一口咖啡，浓郁的香味使他想起了在欧洲的时光。他注意地看了看室内的摆设，桔黄色勾形壁灯，黑漆高背座椅以及那些表现秋季田园风光的油画，完全是一派南欧的风格。

到香港已经一个多月了，潘汉年能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的机会并不多。这些天里，繁忙而使人眼花缭乱的联络工作，让他常感到疲乏，而且别人又无法替代他。那些他熟悉的与不熟悉的面孔一个接一个地在他眼前动了起来，救国会的陶行知、邹韬奋；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桂系李宗仁在香港的代表王公度、刘仲容、黄皓明以及梅龚彬、钱铁如、叶挺等同志。那些面孔时而严肃，时而激昂，时而询问，时而若有所思。想到这儿，潘汉年感到这种思维方法有些滑稽，便无声地笑了。对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

的地点，潘汉年都说了许多、许多，行云流水，飞瀑直下般地向他们介绍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及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正是在他的促成下，由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四人签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得以在《生活日报》上公开发表，其中的许多观点都与“八一宣言”相同。潘汉年知道这是蔓延在荒原上的一把火，弥弥漫漫、断断续续、穿插回环地将燃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潘汉年忽然想起他坐在这优雅的咖啡馆里并不是休息，看看表，已经是下午4点10分，他神思不定，皱起眉头，心里开始有些焦急和怅然。

“已经是第三天了，这位神秘客人为什么还不出现？难道按照邓文仪在莫斯科交下的联络方法，发去的电报和信函，对方都没有收到？”

面对跌宕起伏、危机四伏的世界，潘汉年隐隐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愈加重了一些，他轻轻叹口气，稳定了一下纷乱的思绪，再次回想与邓文仪在莫斯科时的那次谈话。

邓文仪自1935年春始任中国驻苏联使馆武官。潘汉年知道这人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有过“赤都反共先锋”的恶名。虽然同在莫斯科，可身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潘汉年从未想到与之会面。中共的“八一宣言”公开发表后，邓文仪几次想和中共代表团接触，因不明其人的目的，都被回避了。最后，经过熟悉国共两党人士的胡秋原先生的再三解释与从中撮合，1936年1月13日至23日，邓文仪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住地与潘汉年、王明进行谈判。

潘汉年此时还清楚地记得邓文仪的一番话：

“蒋先生过去对日本的侵略作了错误估计，他原以为日本会首先进攻西方，以后的事实证明，日本首要的目标是侵略中国。”

邓文仪因此特地重申：

“蒋先生已获悉共产国际七大及贵党的‘八一宣言’精神，故愿与贵党谈判。”

邓文仪说话倒还明言快语，竹筒倒豆子，一下子就抖出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条件：

“取消苏维埃政权，其政府人员可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后，南京方面可供给部分粮食、弹药、武器，但红军必须由陕北开到蒙古去；红军改编后，组织上可保持独立性，但南京方面要向红军派政治工作人员，红军应服从统一指挥；南京方面将准备采纳‘八一宣言’所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进行改革。”

作为中共代表，潘汉年对邓文仪的答复也十分干脆。本着“八一宣言”精神，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团结抗日，但红军不能开赴蒙古，因蒙古实际上已由日本统治，红军开到那里，无疑是被赶出中国统治区域。

唇枪舌剑，几番回合下来，各不相让。

潘汉年鸣金收兵，当下提出，国共两党领导均在国内，两党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便于随时调整方针。邓文仪也偃旗息鼓，表示同意。

于是中共代表团立即派潘汉年回国与国民党进一步谈判。邓文仪亦同时回国，负责向南京方面通报莫斯科会谈情况及潘汉年回国谈判一事。临行前，邓文仪亲自交给潘汉年与之联络的方法和密码。

于是有了潘汉年回国路上的烦恼与波折。

2、免费姓张，单名一个“冲”字

潘汉年望穿秋水，正等得焦急时，咖啡馆的玻璃门悄然而开，一位30许、戴眼镜、身穿白色丝绸短袖衫的男子手拿一份《中央日

报》走了进来。这位男子目光炯炯、探照灯般地在室内细扫了一圈，最后似翔禽着地落在了潘汉年身上。

潘汉年目不转睛地注视来人，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他知道自己要等的神秘人物已经到了。

潘汉年腾身站起，扬起手中的《生活日报》，那人径直朝他走过来。

“可是潘先生？”

“正是。”

“我从南京来，想和潘先生做笔生意。”

“是不是龚先生和郭先生谈过的那笔？”

“对，那还是1月份的事。”

潘汉年请来人坐下，替他叫了杯咖啡，然后面对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来客。

“先生贵姓？”

“免贵姓张，单名一个‘冲’字。”

“张冲——”潘汉年再次打量来客，温文尔雅，眉眼间透出一种儒士风度。

说起来他可是个以往未曾谋面的冤家对头。潘汉年从前曾专门研究过张冲，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CC系的中坚人物。当年潘汉年在上海专门负责保卫党中央安全的中央特科工作时，曾几次与张冲暗中交手。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是张冲带着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去捉拿周恩来的，前后只相差几分钟，若不是钱壮飞及时报警，后果不堪设想。而且此公用计狠毒，周恩来捉拿不成，张冲便在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上炮制了一份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当时周恩来在白区的化名，张冲企图用此举离间共产党内部，搅乱共产党的阵脚，蛊惑人心，制造混乱。

1931年国民党鼓噪一时的牛兰、汪德利曾国际共谍案，也是张冲干的。事后，王是潘汉年多方奔走，吁请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沈钧儒等著名人士营救牛兰夫妇。潘汉年至今还记得那对热情的波兰夫妇，他和他们是朋友，牛兰能作一手好诗，还能说几句中国话，他们常在一起谈论中国的文化、艺术和宗教。

一种想要厮打的潜意识在不知不觉中迅速滋长，潘汉年脑海里，一双无形的手正竭力打开一个个思想的闸门。他想要疏导、分散这种复仇情绪，心里象堵着块石头似地不舒服。潘汉年气运丹田，重新理顺思绪，他知道自己不能老记着旧账，为了民族大业，他必须和张冲打交道。

四目相视，持续了几秒钟，可彼此都觉得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人似乎明白似乎又不明白对方在想些什么。

潘汉年先说话：

“久闻张先生大名，当年，在五四洪波中，先生可是其中的一员猛将啊。”

“过奖，过奖，潘先生投身新文化运动，在上海滩才称得上名闻遐迩呢！”

“我依稀还记得张先生当年发表过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

万方多难此登高，一览群山意气豪。

四海生灵尚涂炭，澄清天下敢辞劳。”

张冲一直绷着的脸，冰雪消融，慢慢舒展开来：

“难得潘先生这么好记性，拙作只是当年少年义气，直抒情怀，让潘先生见笑了。”

咖啡馆里响起了钢琴声，张冲听着，沉湎其中，在乐海里畅游，梦呓般地说：

“这是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中的《行板》，真美……”

“张先生是俄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听说尊夫人也是一位俄国女士。”

“谈不上俄国通。我去过欧洲，也到过俄国，那里的生活确实和我们这里不同，我敬佩俄国人民取得的成就。”

张冲的脸上露出了回忆往事的愉快心情。

“那是制度造成的，”潘汉年对张冲强调了一句：

“是制度焕发了人们巨大的工作热情。”

“哦——潘先生，你我各在两党，各事其主，你为你的共产主义效力，我为我的三民主义尽忠。国共两党拚杀多年，如今是该把主义暂时搁在一边的时候了。蒋先生说过，兄弟先阋于墙，后外御侮。我们在这里会面，不正为这一点吗？”

潘汉年的心情也畅快起来：

“张先生说的正是我想说的话，看来你我在这一点上有了共识。这次冒险归国，我就是想遵从孙中山先生生前所倡导的，促使国共再次合作，抵御外族侵略。我想待张先生稍事休息之后，即赶往南京，你看若何？”

张冲点头表示同意，显得底气很足地说：

“去南京的路线，我已经安排好，一切大事，待我们到南京后再从长计议，届时我党将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主题即为准备抗战谋求国内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团结。因此，南京方面对于潘先生的到来，将极为重视。”

潘汉年站起身，伸出手，张冲用力握住。走出咖啡馆就要分手时，张冲道出心里话：

“潘先生，国民党与共产党分手将近10年，我这还是第一次和一位共产党人握手呢。”

“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潘汉年微笑着说，两人会心点头，万种神韵皆寓于这一瞬。

二、到南京去

1、焦急等待

潘汉年由张冲陪着，千里迢迢直奔南京而来，寂寞中，话自然比平时多，思想也多少有些沟通，但是对于当年在上海斗智时的情景，谁也不愿提及。沉鱼落雁，斗转星移，过去的事，东流的水，就随时光而逝吧。

当火车风驰电掣，从上海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一种阔别了的感觉在潘汉年心里油然而起。站外人群熙攘，小贩声嘶力竭的吆喝声此起彼伏。黄包车夫古铜色的皮肤上披挂着一层油汗，拉着刚下火车的客人，踏着厚实的脚板匆匆而去。陈旧感、落拓感、疲惫感，始终给人一种灰蒙蒙的印象。这里的一切，仍和他几年前留下的印象一样。

伏天中的南京闷热异常，只停下一会儿，潘汉年便感到汗涔涔的。近处，轮船的汽笛声不时响起。以前，潘汉年常到南京，他知道这里离长江只有咫尺之遥，他突然有了一种想要见到这烟波浩淼的长江的强烈欲望，因而他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

张冲看出潘汉年情绪上忽而喜悦、忽而严肃的波动，带着一语道破的口吻说：

“潘先生的家乡在苏南，到了南京也算是回到老家了。”

潘汉年面朝南，那是家乡的方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遗憾地说：

“已经多年不回去了——”

潘汉年的家乡宜兴离此地仅 150 公里，那里秀山丽水，小时候，他在那里吮吸着天地之灵气，漫跑于山野间，在无拘无束中长大成人，因而做下许多令人留恋的往事。

一阵吵骂声，打断了潘汉年的思绪，他看见路边一个牛高马壮

的警察正用警棍挥赶着一个挎小篮沿街叫卖的老人，警棍呼呼生风，老人躲闪不及，一篮子吃食全都碰撒在地。老人匍匐在地，起皱的面皮上满是绝望的泪水。他伸出干枯的手臂向那个警察乞求地说着什么。潘汉年又一次清醒地意识到南京是个什么地方，他在莫斯科见不到的事情，在这里却司空见惯，他克制住了想要去痛斥那个警察的强烈冲动。

张冲找到了正等候他们的汽车，只转了两个街口，将潘汉年带到了距车站不远的扬子饭店，安顿在楼上一间陈设还算考究的单间里。

“潘先生，你先住下，待我向上峰禀报后，一定是陈果夫或陈立夫先生会来和你接谈的。”

临出门，张冲回过头来，又叮嘱一句：

“潘先生，贵我两党接触谈判事关机密，还望行事慎之又慎，这里政出多门，情况复杂，万一有个闪失，我张某对不住潘先生。”

两天时间飞也似地过去，国民党方面静如死泓，悄无声息。虽然潘汉年好吃好喝，在旅馆里住得舒坦，可心里是十八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只要他一上街，后面会远远跟着两个人，潘汉年知道这是对方给自己安的尾巴。对于这，潘汉年瞎子吃百页——心里有数，他们的任务只是监视他。最让他难以琢磨的，还是谈判为什么迟迟不开始。

是国民党临时变了卦，还是别的什么方面出了差错？这几天，潘汉年在街上买了国统区出版的各种报刊。

东北沦陷区哀鸿遍地，日军蠢蠢欲动，华北军事日益吃紧。人们不愿听到、见到的消息在报上连篇累牍，套红大字通栏标题揪心揪肺。潘汉年乌云满面，忧心忡忡。他知道，国共两党如不能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的民族危机将愈加严重，中国人成为亡国奴将很快成为事实。

窗外，绿荫里的蝉叫声一阵紧似一阵，楼下，不知哪个房间，一

架收音机里正嗲声嗲气地唱着：我听见人家说，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

焦急、忧虑使潘汉年难以平静自己，他孤身处在敌营，即便想和中央联系，但京、沪两地党组织大多已遭灭顶之灾，这使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国民党真要变卦，他被捕入狱倒无所谓，只是他身负的重任，再交给谁来完成呢？

2、吵了起来

时间在焦急等待中又过去了一天。

上午，潘汉年在房间看早报时，听到了轻轻叩门声，打开房门一看，张冲带着一位身穿夏布短袖衬衫、手拿折扇、身材瘦长的男子站在门口。张冲进门后向潘汉年介绍说：

“潘先生，这位是铁道部曾次长，曾养甫先生。”

来人拱手作揖，潘汉年微微欠身作答，心里暗暗思忖：

“好家伙，又是一个CC系的中坚分子。”

张冲有话噎在喉咙难以出口，嗫嚅半天，才说出来：

“潘先生，你的到来，我已向陈果夫、陈立夫两位先生禀报过。两位先生会议后认为你是从莫斯科来的，只是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两党合作谈判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国内中共当局。因此，他们暂时不便直接与你接触，也不举行正式谈判，先派曾先生为代表与你联络，你有什么意见可向曾先生和我转达。待你取得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的正式代表资格和有关谈判意见时，再与两位陈先生面谈。”

潘汉年心里产生一种受骗的感觉，一股气涌上来，便说：

“既然南京方面这样毫无诚意，当初就不该邀我上这儿来。你们出尔反尔对我个人倒无大碍，但却看出国民党对于联合抗日缺乏信心。”

张冲默默无言。

这边，曾养甫的脸挂不住了，说话也不好听起来：

“潘先生，你说我们对联合抗日缺乏信心，可共产党不也天天在骂国民党卖国、骂委员长是卖国贼吗？共产党有什么了不起，一共不过几万条破烂的枪支，凭什么这样攻击国民党和委员长。历史上，力量就是是非，潘先生，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潘汉年听着曾养甫说话不对味儿，毫不示弱，立即回敬道：

“南京方面不也在骂共产党是‘共匪’吗？你们的报纸天天登有‘朱、毛匪’字样，不也是事实吗？至于历史的是非，后人自有定论。共产党的力量也不一定是靠她的枪支好坏与多少来衡量。因此，话都不能说绝了。当然，今天我们能一起坐在这里，相信曾先生是爱国的，否则，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争论国共合作抗日的的事情了。”

曾养甫张口刚要再说些什么，张冲赶紧插在中间打圆场：

“俗话说相骂无好口，相打无好手。现在既然进行联合抗日的谈话，大家求同存异，各自礼让一些，忘掉不愉快，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它了。”

云收雾散，心头疙疙瘩瘩，难理难解，脸上的笑容勉勉强强，绝对不是发自内心。潘汉年和曾养甫的第一次见面，相互刚刚透了点底，还没摸着虚实，双方就闹得四处出火，满肚子不愉快。

3、四条意见

隔了一日，张冲、曾养甫在中央饭店包了个单间雅座，请潘汉年吃饭。

天色已晚，隔壁的舞厅开了，许多舞客一对对地走了进去，乐池里，有人甜丝丝地唱道：浮云散啊，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最。清浅池塘鸳鸯戏水，红裳翠盖并蒂莲开……

这次，曾养甫的态度改善了许多，乘菜还没上齐时，他主动地和潘汉年闲聊起来。

“潘先生以前到过南京？”